



蕭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四目錄

陝西

布政使

孟麟

張原明

甯化龍

叅政

陳觀

周軌

平思忠

李岱

陸溥

祝泳

王光祖

于瑱

趙雲翔

叅議

李柰

王徽

賀欽

戴恩

盧襄

潘高

按察使

王英

何自學
來天味

副使

謝孚

莊觀

劉安

白侃

劉瀚

何景明

王鳳靈

邵蕃

徐聯

唐希介

章袞

劉從學

葛覃

劉效祖

黃卷

梁承學

沈敬原

梁策

盧學禮

石繼芳

薛綸

僉事

林嘉猷

呂益

劉道立

張璉

知府

戴浩

劉昭

郝鑑

曹琥

府同

朱光霽

知州

李英

施文顯

柴廉

吳懋

知縣

孫璽

王命

教諭

殷奎

訓導

蕭岐

徐聰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四目錄終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目錄

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四

陝西

布政使

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孟公麟墓志銘

皇上自興邸入正大寶刻宿弊溥鴻恩起羣英一新
庶理曲阜孟公西野以福建右參政家居奉詔復陝
西右布政使公感激疏言二十事曰端聖學任輔臣
勗大臣選諫員信詔令順時序隆儉德遵律條省工
役黜貪殘崇褒賜敦師儒重撫按慎守令悉細微飭
清節詰兵戎久將令儲倉廩禦盜賊明達剴切多見

採行衆於是知公之可用者未盡而又冀公之復用也未幾公竟以疾終於家嗚呼惜或公諱麟字瑞魯別號西野姓孟氏其先自楊州徙曲阜壻於臧氏因姓焉至公弟司寇公始復其姓曾祖諱貞考諱紀儒學訓導學者稱樂山先生以公貴屢贈工部主事員外郎妣李氏贈安人加宜人後以司寇考洎祖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洎祖母楊氏皆贈淑人公方姪樂山公得奇夢有金梁玉柱之語彌月公與司寇公同薦以生資凝重性開爽早克自樹爲文辭下筆滾滾見者奇之癸卯領鄉薦甲辰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餘杭衆稱廉平轉營繕司員外郎又陞郎中督修益王府第計公費同事者斂手受成歸視司事規畫有方貪商猾匠計無所逞丁內艱服闋改都水司提督南直隸水利六事於凡侵河防占官湖者痛懲以法勢家不便陰爲之媒孽改虞衡司在部凡若干年始終一節兩膺勅命由承德郎晉奉直大夫以資望擢山西右叅政兢兢効職再擢陝西右布政使以前任勘鹽事左遷浙江按察副使轉福建右叅政巡屬督漣頑者爲梗嚚者和之故公致其事以歸公居官清慎委身許國第以方直

忤時未究於用家居孝友耽經史所著述平淡有理
廼推以教人多成就者

布政張原明傳

朱睦㮮

張原明字孟復儀封人也正德六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歷陞郎中清嚴明慎江彬錢寧嘗以事謁原明悉
峻卻彬寧銜之十四年 毅皇南巡衆情洶洶懼變
於是原明與郎中陸俸等合疏入諫意指近侍盛惑
上怒罰跽門五日杖三十奪俸六月及彬寧事敗
原明補四川按察副使今 上嗣位旌其忠原明特
加正三品俸尋陞甘肅行太僕卿布衣張紳獻書闕
下言原明李時董玘輩宜屬以軍國大事不報後數
年原明累遷陝西左布政使以疾乞休詔進光祿寺

唐後金 卷之二十四
卿孫鹵舉進士嘗尹高平有卓異之躍擢禮科給事中累遷吏科左給事中所上數十疏皆切中時弊雖批鱗弗計也

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甯公化龍墓志銘

余繼登

甯公諱化龍字文明號雲田保定新安人祖志本父節俱以公貴贈封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祖母龐張母吳俱淑人公生五歲始能言比就外傳一意問學十一能文十四補弟子員十八廩於庠萬曆丙子舉於鄉丁丑第進士戊寅授中書舍人已卯册封恩藩辛巳以考最封其兩尊人壬午陞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視慈寧宮養心殿諸工程夙夜勤事有尚方膳醴之賜旋以大慶恩加封其尊人如其官甲申

督理京城街道卽以其年權稅荊州公至荆主在禁
奸節費通商惠民比得代課無溢額橐無私裝荆之
人士爲詩歌以頌之丁亥督修胡良巨馬二橋日與
中貴人處調停節縮不激不隨工竣賜白金文綺晉
虞衡司郎中加俸一級公主虞衡一切規畫厝注誠
心爲質爲大司空所倚辦聲稱藉甚己丑陞山西按
察司副使備兵赤城赤城密邇虜巢青把都安兔諸
酋環其外而史車二夷處其內爲邊陲重地公爲明
約束嚴號令懲偷惰之習清虛耗之蠹凡所經理悉
綢繆大計謂龍門虜衝獨石隔遠裨將一人難於兼

制白於部使者增叅將一人分守其地庚寅史車二
夷逸出塞議者紛紛遂至易置諸將吏乃移公潼關
公無幾徵見詞色卽候代猶日督將士嚴兵保境若
寇至者未幾史酋率所部寇龍門公督游擊杭大才
與戰於唐子衝擒酋女所捕虜斬獲甚衆詳見督撫
疏中公旣至潼關念關地據黃河上游控制三省秦
之襟喉急以暇日塹土堙谷練兵積餉關若益雄而
盜賊屏息壬辰陞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理屯糧覈逋
負滿三載陞陝西按察使適當計吏其臧否一裁以
至公至盟於神誓不欲以愛憎爲毀譽戊戌陞山西

右布政使已亥陞陝西左布政使以便歸省抵家而疾作遂卒時已亥閏四月也距生嘉靖己酉得年五十有一耳公小心周慎所至以精勤舉職剔歷藩臬不越秦晉熟知其民風吏弊邊事虜情使其不死卽當秉中丞之節以大造於彼民也而公不逮矣惜哉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陳公觀傳略

陳觀字廷賓洪武中應明經少負雋才通經史百家學善屬文遭元季亂韜迹丘樊不干仕進自號莒峯畊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初等二十二人作真率會會必選勝而游分韻而賦兼申之規言以道義相切劘有壺山文會集行於世明興詔郡國舉遺佚觀應經明行修科辟本府儒學訓導觀素以文行爲鄉里所推及補郡校官抗顏師席諸生翕然宗之多所成就閱四歲有應詔薦觀文學者卽被召命至京師朝謁觀跽衆人中獨頎然首出而貌復替

高皇帝顧問曰彼頎而哲者何人也觀出對 上
試以王猛捫蝨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布政司右參
政觀在陝歲餘奉公憂職以廉謹稱一日 上忽馳
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焉及陞
見 上諭旨曰爾可侍吾左右觀頓首謝於是日與
宋學士濂等待 上備顧問至晡廼休出勅大官再
賜食觀既邇天顏 上益察其恭誠嘗面命撰鍾山
賦應制立就 上嘉之於是有意大用觀矣無何聞
祖母喪奔歸賜之錘幣蓋異數云服除赴闕未及改
拜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觀起自卑僚特承簡注衆莫
不佇其顯庸而觀乃卽世士論惜之觀持身守官動
皆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見孫或從容問陝
產金其鑛何狀觀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挂吏議足
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以貢入國
學領永樂乙酉應天鄉薦上春官卒

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周公琮墓碑 楊溥

監察御史周軌狀其先大夫參政公之事行泣拜余
曰先考歿於王事葬旣有年而墓石迄今未有銘不
肖孤竊聞先考嘗得識先生敢以請余固嘗愍叅政
公之歿復愍軌之情乃敘而銘之公諱琮字仲方世
家鄂之崇陽大父諱均叔元宜春山長父諱德先以
業儒世家母李氏父幼警敏稍長游學邑庠篤志進
修遂陞太學居上舍洪武癸酉擢試刑部郎中尋真
拜階奉議大夫戊寅遷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居三載
以母憂去官永樂初調河南未幾調陝西己丑冬奉

命偕戶部侍郎左獻摠軍餉於邊事竣還遇寇與敵
死之寔永樂庚寅三月廿五日也時年四十有八公
爲人端重諒直當官處事以義爲制不以利害動其
中故所至有爲自諸生起贊邦憲推讞詳慎多所平
反人以爲難及爲參政三任皆名藩而陝西尤爲重
地公治七年所部吏民咸便之及以軍興出督餉事
決策前進不憚艱險期以大丈夫功業自効而不幸
以死嗚呼惜哉軌亦清慎有父風自太學生擢令歸
安用知者薦徵入爲御史

參政平思忠傳

平思忠吳江人初爲縣小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
客司主事進郎中時文皇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思
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
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爲言
卽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中楊弘爲陝西布政欲使
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參政未幾爲人
所誣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
多識賈胡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藩
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鍾官主客與思忠有

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
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
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公岱墓志銘

王雲鳳

正德庚午冬余謝病歸山樂平李公來會告予以劾
蔣琮事曰琮狼黠人也初守備南京欲陷縉紳不測
之禍以立威覲縷瑣細誣訐臺諫數十人謫以去勢
益張又連訐諸司官俛首就逮冤鬱不伸念余幸蒙
恩爲言官不可坐視然人方縮閔莫敢誦言攻之異
時一二雄雋敢言之士皆以時不可爲解一日余騎
馬出門墨墨獨行忽遇郭御史者告之故郭欣然同
議乃歸疏琮大罪數事合同官上之琮遂下獄以死

公爲言官所論列關於朝廷政治之大者雖多惟蔣琮則當其寵幸初隆之日尤爲人所難余別去數年而公病又數月而訃其子天衢以教諭沈盤狀請銘乃逸其事公之告我有以也夫按狀樂平之李先世居平定五代祖諱唐自平定來生五子次子諱從善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季忠考諱寧皆稱長者而祖尤爲人所信服年九十以壽遇詔冠帶考以公貴封南京刑科給事中進封南京光祿寺少卿妣劉氏封孺人進封宜人公諱岱字宗岳生而穎異長能文魁其儕輩家貧嘗躬杵臼以養親夜雨敗鄰人之垣若有藏物家人欲取焉公聞而止之翌日其家始覺得錢數斛邑人有受金縱盜而情可原者縣令與其人有一仇欲致之死翟清者被怨家誣告魘魅死罪公皆營辦得出登成化丁未進士弘治二年拜南京刑科給事中有直聲上言檢身求言敬大臣謹天戒諸事多見采納尚書鄭時不職內官張廷縱恣殺人都御史秦公紘爲安遠侯柳景誣奏公倡諸臺諫言之秦竟得白時罷去廷寘於法又言前威寧伯王越不當夤緣起用公內炯弗襮謙抑簡靜爲言官數年不形矜色至有檢覈勘問之事人必稱平十年遷南京光祿

寺少卿每歲上供天鵞鹿腊皆以樊籠生致於洞庭
嶺海五六千里之外民病之既腊或不堪充庖公於
太宰倪公因災異陳言及之止徵其直上供法醞每
歲酒人綱送用舟八十餘艘役夫爲奸且不時至公
爲之籍使有統紀弊遂絕又爲籍以稽錢物出納增
糧以蘇庖人之困而餘子前爲光祿者率以暇逸自
諉公每日事事諸廢皆興見者改觀正德三年考績
至京時劉瑾用事大肆饕虐公卿而下鮮不以賂通
多至數千金少亦數百金公無所餽或曰君禍至矣
公曰命也奈何竟出爲陳州守居無何吏部薦公爲
太僕少卿瑾識其名乃令致仕公不戚而喜於具
大夫歎公有守云瑾誅公當內遷乃外補陝西布政
司右參政未行丁父憂卒年六十有八

陝西布政司左參政陸公溥墓表

邵銳

予同年友錢塘平野陸公以江西左叅議擢陝西左參政行至靈寶而卒爲嘉靖戊子五月也年才四十有五平野爲人冲淡雅素退然書生也至論大事決大疑慷慨激烈屹如泰山喬嶽使天假之年其豐功偉績當與古大臣齊驅並駕而僅止此悲夫歲甲午子以僕臣歸農乃平野墓木已拱宿草斯零矣悲夫悲夫雖然當 毅皇帝時寘鑄謀不軌逆瑾內應齊魯趙魏賊從中起天下葢岌岌矣公筮仕職方相大司馬運籌決策動中機宜大司馬不能一時舍公羣

兇竟以次授首易危爲安公蓋養之素矣豈尋常微
幸機會者耶旣而大駕將南征公與同省諸郎伏
闕諫止廷杖幾斃予家居得邸報爲歛歎久之今想
像其意氣猶恍然在予目也公可謂不死矣予又何
悲公諱溥字元博別號平野丁卯舉於鄉明年戊辰
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壬申考績封母胡妻吳
皆安人乙亥丁內艱戊寅起復補武選司員外郎己
卯進武庫司郎中尋改武選辛巳考績封父清河令
如其官贈母封妻皆宜人出爲江西左參議今上
改元詔獎先朝諍臣加俸一級甲申例賜封君限如
子丁亥假事歸省戊子改官陝西二子相槐以子綴
公未行乞表其阡嗟乎公世系里居與敷歷政績之
顯著大參公志之詳也予可以無及特表其大都足
信於後世者如此夫士平居放言高論奮迅激昂古
今不少讓假令與公較似不及至臨事變若彼者則
已厭畏若行露矣疾風勁草不其然乎與公同杖者
江翰林暉仁和人可謂杭之二難云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祝君詠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己丑進士中有頎然偉丈夫豐頤環睛而美鬚
 舉辭遲訥不問可知為剛正恢弘人者衡陽岫嶼祝
 君也余少時喜與同年談學君嘗師事湛甘泉先生
 向余無支語慨然若有餘思心竊竒之以為他日磊
 磊縉紳間必是人也是年授戶科給事中壬辰轉兵
 科給事中在言路七年竟以方鯁忤時倖臣請內府
 曰糧代俸戶部許之君疏不可擅損上供竟廢閣癸
 巳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為解君應詔力

破其奸其辭曰瑞因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某
本市井無賴輔臣汲引驟至顯融不知圖報敢以謦
史飾辭熒惑聖聽罪在不赦執政懼面詰曰子何獨
無舊情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生私先生負天下執
政心銜之無所泄會甘肅諸夷入貢誣訐撫鎮大臣
聽之懼損威拂之懼激禍朝議不能決乃命公同大
理少卿蔡君某往驗將陰中之比驗覆君以所訐坐
諸夷羣小不復株連事尋解執政計沮而君出入邊
境日擊險易虛實之故數數論列如燒河套復屯田
諸議又爲當事所忌乃乘其未返諷吏部出爲太平

知府三載骯髒視昔不變巡按子貨馬虐民且挾六
司爲利君怒將執之而巡按又惡其直已嫁不根謬
劾君事下巡撫君兩疏其寃竟得理仍左遷兩淮鹽
運司同知未幾補贛州知府贛境多盜督府憲司蒞
之憲司嘗令賞捕盜者君訶其賊不實乃屏人謂曰
吾知某非盜若奈何枉之瞋目視捕者捕者搶首不
能對具吐實立反其獄憲司不勝忿與巡按共擠君
君再引疾求去 上不聽尋陞四川按察副使備兵
松潘是時西南夷騷動君乃兼程往視出鳥道徧歷
林峒撫視籌畫條其病利與巡撫王公大用意合二

年松潘無事擢陝西布政司左參政而疾漸作無何
罷歸是時士風尚通君所持乃直信已意不少貶其
齟齬無足怪也君雖屢挫然矻矻民事惟恐一日蠹
食在戶科嘗論賦斂里甲數事行之民間衡卒輪戍
廣西邊衛多瘴疔追逋日密公私兩困君疏罷之全
活甚衆初至太平禱雨雨至蝗不爲災減贛郡供應
卽督府憲司無所避至今贛人德之自罷歸卽居峒
嶼不復往來城市城市人亦不知有峒嶼關說僞禮
不至庭戶嘗與余爲衡山盟而數歲必遣人問訊今
年復書不再月而君逝矣君名詠字鳴盛其先郴州

桂陽人遠祖仲原始居衡陽高祖灝曾祖鑑祖鳳音
皆不仕父壽華號楛木翁以公貴贈徵仕郎戶科給
事中所遺有兩科奏疏使西漫興蜀中稿祝氏家譜
葬祭禮式存於家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王公光祖銘

于慎行

公諱光祖字子孝大名魏縣人也其上世出晉黎城
 五世祖鳳穩遷於魏之方里鎮鳳穩生資資生玘玘
 生文皆隱不仕文生贈御史公璠璠娶於申生二丈
 夫子公其長也申封太孺人公生有殊質遊諸生間
 經行甚著嘉靖癸卯舉京兆省試其明年甲辰第進
 士授夏津知縣以外艱去服除補陽信其治兩邑皆
 以行能殊絕課最東省遂召為監察御史兩邑之民
 思之皆尸祝焉公既為御史巡視都城以法繩貴彊

不少假貸大將軍鸞憚之謹飭門下毋犯御史出按遼左虜嘗一入塞將吏受公指畫多所斬獲而以遼帥某不奉法上書劾其罪狀帥遂誅死故相嵩庇帥而心嗾公則遷公汝寧知府會吳中有島寇簡二千石才者往則調公守蘇州未至而寇去吳轉掠江淮以北則調公守登州公歷兩郡所在惠政流聞士民德之如其邑吏久之乃擢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辰沅再擢陝西右參政分守涼州兩居塞徼威聲遠鬯蠻夷懷服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卽至開府顧以母太孺人老家居不能從日夜念之數有歸志亦曾爲

忌者所中遂自免也公天性孝友內行淳和居官所餘俸入多推以與弟光考不問其出入口以歡太孺人其贍施宗黨族有義田里有義塾有倉以賑有域以藏魏人頌之初公姊子鄭柱史與行同吉士口公平生甚悉至是以承烈求銘迹公素所蘊積有長者風乃其所居官彈劾不避城社身可摧抑而志不可撓烈丈夫也異日者邊事敝甚其故在刺察之臣與守吏比而謾上飭衄爲功遁誅得賞令上不聞善敗如公之刺遼帥安得有謾上者卽邊事安從敝也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于公瑱墓志銘

于慎行

子冲姓于氏名瑱字子充後更名達真因字子冲其先文登人也徙家歷城爲邑右族幾傳至太公溥太公居故温厚而以佃儻好遊稍減其產娶秦夫人舉壯子前死以史夫人造室最晚乃得子冲子冲年十二三時魁梧豐下矩步方裾狀如耆宿資質殊絕目所暫覽無不覆記爲博士文業名伏一時嘉靖己未故大司空朱公開府東省爲郎君可大除舍求諸生年相若者與同研席學使孝豐吳公曰吾有兩于生

皆國士也請置館下而子冲及予從府中執業矣其時可大年十一歲子冲長二歲予又長子冲二歲皆以總角操函伊吾應和輒能上下千古及百家交相得也居三年而別予舉南官子冲可大復遊任城邸第文聲交進相擊楫大河登雲龍山上忼慨悲歌而予方卒業詞館得子冲所爲歌詩恍然自失謝不及遠矣蓋是時子冲已從其邑李滄溟先生遊李先生生於當世士少所許可獨進子冲與語若將以不朽托之而一時名家如王長公輩亦從李先生所識子冲而奇焉子冲雖爲諸生名已譟海內而予乃始操觚學爲聲病宜其遠也子冲旣以萬曆癸酉舉東都試明年竣試禮部以太公病馳歸捷至而太公瞑後三年丁丑乃與可大同對廷試彼時可大聲名亦燁然公卿間矣會有詔選吉士衆謂二君者卽不事射覆可知也然皆不被選而子冲與同時名士沈箕仲屠長卿輩相倡和爲歌詩名滿闕下卽沈屠諸君子亦無不避席揖子冲者子冲以射策高等選爲澤州知州澤州河東支郡不隸大府而得自治其屬如大府二千石職也子冲自諸生時浮湛閭里習知民事一旦試爲郡精核文法洞察情僞所興建便宜釐

革弊蠹皆老吏所不能爲戚惠流通上下懷服治行
爲第一居五年召入爲兵部員外郎會上相閱山陵
行出倉猝主者慮不能辦以子冲材任煩劇拜爲山
西僉事備兵昌平入曹未滿歲出爲方面故事未有
也昌平陵下小鎮戍士不滿數千二三奉邑故皆赤
壤無可供億車駕三歲中四出千乘萬騎紛屯原野
而子冲無困苦色予時從在豹尾中每過子冲邸卮
酒從容達夜終不聞吏士前白事也而馳道鉤陳掃
除供張從官羣臣卽次如歸無不出子冲所者其能
以整暇任重如此時羽林七校及漁陽上谷中山將
士夾道爲營惟子冲所練毅騎錦鞬棋劍旌旆悠悠
甲於諸營從官咸指目問之交稱兵使者材也子冲
善董將軍董將軍者名一元兄弟更爲大將精騎射
有才畧而子冲亦能馳駿馬挽強命中居閑輒相與
畫地爲營壘羣材官健兒角射殿最賞罰以爲常或
共獵平原血懸麋兔熾火草間酌大白而啖之歌而
相樂也諸材官健兒亦皆相習以射爲戲不數年昌
平得教士數千有古幽并年少風矣大司馬知子冲
材可任衝邊請以爲山西按察副使備兵薊州薊州
者古漁陽塞也地居左輔當虜所入道備兵使者往

往卽拜開府故以屬子冲云子冲至而董將軍亦從上谷移屯北平塞下與子冲同事相得益歡稍稍取戚將軍所建後所廢墜者一切補苴規恢軍聲大振而會董將軍爲忌者所中解印罷去以張將軍來代張將軍者上谷人亦嘗與子冲同守昌平一日馳而失鞶墮子冲笑顧從騎前掖將軍也射又負子冲所因內愧恨之至而與子冲相左中丞臺有所欲護子冲竟置之法中丞亦恨子冲張將軍出故政府門下心知中丞指而力能中之政府主爵弗能難也遷以爲河南參政曰極知其才望特少抑之耳子冲在北

邊久雅欲有所建樹及徙內地官雖少進實無所施固不能無鬱邑去之明年值萬壽聖節奉皮篋入賀因以母病請急罷歸歸之明年朔方軍變東西用兵臺諫爭薦子冲從告中召起補今官然不遂用之行間而以爲旁道亦非其好也念欲上疏謝不出予馳書勸之曰國方有難不得以親爲解遂趣裝而西行至河內輒病瘞疽瘤數日渡河又沒其所乘善馬心甚惡之西至興平疽大發臥故人李公舍使使上書未報而子冲卒嗟夫以子冲之才無論位遇乃所就若此惜哉子冲爲人沉雄跌宕器識絕人規畫事機

皆有大略不爲齷齪之筭其才縱橫險易無所不宜而不能爲浮文小禮以適人耳目平生尤慕俠節卽邑里少年鬪雞蹋鞠鳴瑟跕屣之娛亦無不與其間而不能與俗士俯仰雅以文章自命睥睨千古客談藝文其側輒白眼仰天爲弗聞也平生所心服者惟其師李先生一人而已其爲文觚規意象本諸李而不純用其體稍按事實更爲平易歌詩沉雄淡雅卽未至李而能不失其法要其所已得業足稱雄一世而著述未廣少所流傳爲可恨也子冲同邑所善卽子長與王子利子長者故太僕少卿鯨也長於子冲而屬甚卑子利則同舍生此兩君名聲韞藉卓然不羣皆子冲所厚善而子長與子同年遊亦甚歡故相與摭其行事紀之云子冲卒數月可大以大官丞上書適居田里過而哭子冲與子別去子冲生嘉靖丁未卒萬曆壬辰得年四十六歲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趙公雲翔墓誌碑

公趙氏諱雲翔字元舉壽峰其別號也自前世為平
 陰人代有隱德父諱廷寶累贈陝西按察副使母蘇
 氏累封太恭人凡有四子而公為長公生而迥秀不
 羣績學工文號為儒士隆慶丁卯舉山東省試明年
 戊辰第進士授文安知縣視事踰年察能調遷安威
 惠流聞課最左輔召入為戶部主事司推滸墅監兌
 湖湘皆以賢聞復改兵部歷武選職方郎中贊襄區
 畫事有成法大司馬倚重焉擢拜陝西按察副使兵
 備榆林治餉理戎軍聲大振三年秩滿晉本省左參

政備兵如故以太夫人年高疏求歸養撫臺梅公固
畱不可會丙戌大計言路有忌公者臨期竄入其名
有詔賜罷而公已解組歸矣制府邵公聞之大憤曰
以趙君之賢中考功何等法也疏訟其冤詔下按臺
核狀未報而朔方兵起諸大夫將以邊才薦而公病
困遂不起矣公爲人魁岸豁達豐下甚髯舉止闊大
不爲小文雅善談說捧觴揮麈雜以諧謔終夜不休
有味乎其言之也論事當成敗與邊圉大計咸如燭
照事無難易迎刃而解人所感額一笑有餘其在文
安築隄障水民不爲灾嚴備察奸寇竊遠迹邑多中

貴操縱失宜舉能梗化公一切解去邊幅接以恩禮
而法紀明肅無所假貸中貴感且畏之無敢以私干
者遷安地近制府在遼薊之中徵發迭迎急如星火
而公從容辦治如取如攜民弗聞也時奉檄行視塞
上利病及將吏功罪核報如法奸慝無隱而未嘗馮
怙作威有所侵冤故上下信焉其在上郡套虜挾邊
尉以請願得受賜如代雲中邊尉無以難也公聞狀
馳詣塞外召諸酋長諭以威德使奉初約酋長噤不
敢對受職如故一軍壯之其居家庭孝友嫻睦門庭
藹然田產貲財若無常主三弟居積溫厚幾與公等

其處鄉曲降顏折節不作貴態故人父老握手道舊
歡如平生人亦忘其貴也夫其韞藉識畧風采行誼
卓然一代之英而不究其施且以中壽沒焉天道謂
何耶平陰爲岱西奧邑山川完密風俗淳美二三大
夫皆以名德著聞而位不大顯咸謂蓄極而發所鍾
必厚故吾於公有深望焉乃亦若此止焉何耶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李公墓表

天順壬午某月日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致仕蒙陰
李公以疾卒於家壽七十有三成化丁酉其子戶部
郎中炯然謁予表其墓按狀公諱柰字時珍姓李氏
其先隴西鉅族八世祖讓元金牌千戶始徙家蒙陰
高祖彬卿曾祖敬元迪功佐郎判益都路沂水縣簿
祖燁考昇皆隱德弗耀考後以公貴贈文林郎四川
道監察御史妣倪氏封孺人公自幼岐嶷如成人長
游邑庠治春秋深得聖人褒貶大旨齊魯學者多師
尊之永樂庚子領鄉薦第二登宣德丁未進士除行

人司行人所至宣布德意訊詢善道克舉厥職以薦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務持風裁糾舉不避權要南京守臣不法公率同列論之爲之少戢尤惡貪暴有王御史者嘗納賄公按之或曰彼同僚也盍少假公曰御史爲朝廷執法不敢以私親廢况同僚耶工部王員外尤黷貨每以賂免及是爲人所訐公卒按如法刑部徐郎中素刻深有法不當死者而杖殺其母子二人逮赴鞫治徐與公有舊冀得寬假竟以酷刑坐罷由是有鐵板李御史之號蘇豪民擊人碎其首而死公鞫之衆皆證非枉豪以尸無傷弗承公厲

聲曰爾殺人而陰易其骨將誰欺耶豪色動一訊而伏乃知彼賂守尸者以他骨易之也衆驚爲神晉人邢小四其里有富室同姓而戎籍者賂里胥移其籍於小四復拘補伍小四按籍當行屢訴於藩臬臺省莫爲直公查遠年籍冊事始白於死獄尤慎重囚婦王季奴隨其夫罰役北京夫道亾季奴獨攜幼子還巡司詰之謂其殺夫也季奴不勝拷掠遂誣服械送南京法司錄其無寃將棄市適公監刑閱其案不見其夫體所在且察其容色若甚戚者問曰得無寃乎季奴泣曰寃誰復肯辨耶分一死耳若求平反必更

加拷掠又不知幾死也公疑其情不忍行刑同事者曰法司已有處案何用疑公曰死者不可復生奈何局於成案而輕殺人耶後於他所獲其夫季奴得不死時荆南張都憲純掌院事凡他道滯獄弗決者必以屬公吏抱牘至見有公署字不更視曰李御史所錄必無冤也其見信如此正統丁卯滿九載進階文林郎戊辰春冢宰抑菴王公薦補陝西參議旬宣所至務以宣上德訪民隱爲急事有便於民益於國者靡不盡心爲之明年督理河西邊儲邊上賴焉王都督敬爲總戎注意兵備黃河迤西惟涼州兵號最

精王以公盡心國事深加禮重在河西及期當代會邊報益急代者逗遛河東弗敢進左右勸公趣駕過河以避公斥之曰吾荷國恩叨寄一方而今邊徼有警宜以死報國柰何去之竟候代者至乃還先是朝廷以虜勢猖獗命陝西守臣預爲防守時承平既久武備多廢欲委官簡閱之衆皆憚行公毅然曰主憂臣辱今國家多難正臣子盡節之日可避勞耶乃請自行往來秦隴延慶間晝夜不遑寧處一卒一矢必躬簡閱由是士馬精強兵威大振偏頭關戍卒乏食委公督運轉輸千里餽餉以足守臣以鄜州路當金

湯白豹之衝恐虜騎突入議設兵防守朝廷可其奏
衆亦規避公復請往既至繕甲兵練士馬築城浚隍
晝夜防守一方以安慶陽民苦饑有司不敢擅發適
公至責之曰民以食爲天七日不食則死矣爲民父
母忍坐視其死耶卽令發賑之民有逋賦積歲不完
有司嚴刑督之公嘆曰民困故不能輸耳柰何以刑
因解其繫從容論之同官笑曰彼頑民督促之且不
肯輸顧寬假之彼肯輸耶民皆感激相語曰此吾父
母也吾屬可不勉而使之貽譏誚乎於是爭假貸以
輸卒無負者故西人有李佛兒之號參政孫毓田戲

曰君爲御史人號鐵板今爲參議又號李佛何前剛
而後柔乎公曰御史尚彈壓參議貴撫循官固不同
政亦有異可一築施耶孫服其言景泰壬申才逾六
十卽上疏乞歸朝廷許之既歸築別墅於寶山西麓
日與故人賓客談笑觴詠爲樂教子孫讀書課僮奴
樹藝以自娛優游十年易簣之際神氣不亂遺命炯
然曰吾遭時發身官至方面得保首領以沒固無所
憾但念國恩未報汝今忝科第他日當盡忠所事以
補乃父之不足卽吾死瞑目矣公爲人恬淡寡慾於
世利紛華泊無所好性孝友蚤喪母事父能順適志

意既沒哀毀逾禮及仕以祿弗逮養語及輒流涕歲時忌日祭必盡哀撫幼弟極友愛弟嘗鬻其田產爲贖還之旣而又鬻又贖終無怨意弟卒撫其二孤無異已子悉力爲畢婚娶宗戚故舊有貧乏賑之恐弗及與人交至誠不欺或有過爲之掩覆有片善則喜談而樂道之尤喜汲引後進督儲涼州少暇卽進諸生爲之解析經義教爲文章學者爭自濯磨涼素乏科舉次年歌鹿鳴而升者三人公造就之也自奉甚儉約居常食不兼味嘗營居第子弟務求堅久公曰荷蔽風雨足矣何過爲千百年計哉遇人窮困則矧之不吝鄉人嚴剛負京租公罄所有代輸之嚴貧不能償止一女欲歸公爲侍婢公卻不納卽出券焚之其女後嫁良家子公沒女哭盡哀如喪父母持身廉介雖爲寒士時非其義一介不取鄉有鉅豪少以不義致富晚年愛禮賢士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不往或盜之公曰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况不義之物而可受耶居官所在有冰蘖聲嘗使藩邸外國賜遺甚腆一無所受道經順德里人張時爲郡守延欸數日見所持囊中意必遠方珍物探視之乃黃連數裹蓋公素苦目疾故爲之備也致仕歸所積不足

充道里費身後惟遺書數千卷而已退居林下而心
不忘朝廷每聞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輒喜形於色否
則愀然不樂者累日鄉人愛慕其爲人一言一行輒
取以爲法其訟不平者是非曲直惟於公取決行不
今義者不畏有司之戮而惟恐公知之邑大夫政有
所不通必造廬咨訪藩臬重臣及四方賢達過其邑
者未嘗不求見黃忠宣公嘗曰士如李時珍當於古
人中求之大司徒楊公亦謂公名實相符無愧古人
人以爲名言平生著述有春秋管窺王霸總論藏於
家

陝西布政司左叅議王先生徽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王氏諱徽號辣齋尚文字也以應天府學生
舉景泰丙子鄉薦天順丁丑禮部會試丁外艱登庚
辰進士第授南京刑科給事中調貴州普安州判官
擢陝西布政司左叅議致仕後用詔例進階中順大
夫以卒其爲諸生已受知提學孫御史鼎爲進士預
選庶吉士內閣李文達吏部王忠肅二公試春雨詩
百餘韻奇其才以限年不果用爲給事中上疏言經
筵宜講治鑑以考得失大臣有小過宜優容以存體

貌武臣多僨事宜先黜木兵不職者以端藻鑑內臣
寵眷宜稍爲減節庶可使常保貴富 憲廟登極大
婚成屬有更易先生率同官追論司理牛太監玉首
罪併及內閣欲中以危法 上素寬仁竟不深罪乃
有普安之謫地極險陋先生不鄙夷其人導以禮義
土官有嫡子當襲爲族人所爭以賄請先生斥使去
卽日具勘狀歸之有武官貪縱事覺先以生魚假廩
人以入先生曰此非地產必出某氏將餽我也卽案
其不法數事鎮守內臣爲請竟不能奪居七年爲吏
部敦迫上京師復謝病去又十餘年入 孝宗朝言

事者論薦不已朝廷知其名時王端毅公爲吏部待
起爲參議延安民驚不共稅先生以理開諭不施鞭
朴徵以萬計邊河諸郡歲苦衝決勞費不貲先生謂
若以所費疏其上流可以永逸已而果然蓋雖遷謫
沉滯不爲怨懟而隨事補益乃如此然自是已無意
仕進於後得請惟日謳吟述作與諸名勝茗酒爲樂
雖達官貴人未嘗報訪貧無餘貲舊所畜書畫或以
貿易爲活不介意所著有辣齋稿引笑集史疑若干
卷詞意清遠作者鮮及吏部侍郎儲靜夫誌其墓謂
先生剛大若不易親接之者無不意滿坦易若不屑

世故而遇事明決莫之或欺豪爽若不受羈束而讀
誦終日凝然一室未嘗厭倦儲雖晚進亦稱知已君
子曰不誣子韋世守文行舉弘治己丑進士爲庶吉
士當留官翰林以父老不忍違養就南京吏部主事
既服闋以母老就南京兵部其孝可稱論者又曰王
先生有子矣王氏本出河南考城元季徙應天之江
浦曾祖諱仲祖嗣宗皆有隱德父寧贈普安州判母
胡氏贈孺人繼母楊氏封太孺人配俞氏繼楊氏皆
贈孺人再繼徐氏贈恭人側室吳氏封太安人韋所
出也先生壽八十有三生宣德戊申十一月卒正德

庚午七月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其地曰長泰
鄉祖堂山之原在郟城南三十里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王公徽墓誌銘

儲 懽

正德庚午七月七日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致仕進
階中順大夫辣齋王公卒於南京之私第享年八十
有三遺命子韋曰予平生故人鮮有在者晚得儲靜
夫號知我墓中之石汝其往請銘於是韋列公世次
事行遣使以書幣來請懽既進使者問而哭諸次因
慨公之銘宜得宗工鉅儒顧諉諸懽懽以病戒筆研

久且陋不足以知公尚敢銘耶重惟屬纊之託而韋
再以書趨語哀甚卒辭不可謹敘而銘之敘曰公王
氏其先河南考城人元之季徙江浦國朝隸錦衣衛
始爲南京人公諱徽字尚文辣齋其號也天順丁丑
舉禮部進士以外艱庚辰始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
古義論及時事讀卷者擬及第都御史寇琛嫌其語
直抑寘第二甲第三人選庶吉士試春雨詩公做栢
梁體頃刻賦百餘韻李文達王忠肅相顧幸得人會
詔限年以選公不與兩公甚惜之除南京刑科給事
中憲宗皇帝初臨朝公率同官言五事大略謂古

晉得失載於前史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
朝夕取爲法戒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廢
滯權倖者不得假托以中傷之選任大臣宜隆禮貌
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近
年將領多以私暱進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書昂
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最後言禁近之臣宜悉遵
舊制使無它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治之非保
全之道其言尤備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中貴人
謫至南京公諭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貰乎操筆具
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事以

防後患數其大不避之罪四乞寘諸法因指斥執政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入聞者皆爲震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爭上草論抅賴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調遠州判官公得普安州普安貴州邊徼也公至興學諭俗其習稍變始有舉於鄉者土官龍塞死子當襲族人爭之都御史視公爲予奪以賂數千求助公不納卽日勘任之白千戶者富而害卒訢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須王判官來乃白千戶覘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公曰若地無魚其出白氏乎郤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

其罪判七年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爲守都御史恐滯公也不聽去之日遮道泣送焉歸南京三年尚書尹公旻頗屬意遲公考滿託府丞昂從臾之公至京請休致尹公曰給事望重它日人究出處責在我矣請不已以例聽公且歸凡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公居吏部始薦公拜陝西左參議公爲一起分蒞延安墾田均徭民平邊給踰年忽有所不樂遂謝病歸當路於陝者爭留之公堅不可奪已時年六十有三也公天資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敗治亂務求其要自諸生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鼎馬府尹諒皆奇

之京兆特月給緡錢爲學舍費及居言路冀以次論
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故天下士誦公之言皆高
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若侍郎葉公盛編修陳
公音相繼留公者章至十數上不巳自陝歸杜門不
出聲聞益重名碩之士多以公傳擬之論治每誦張
宜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上習惟以
廉耻不修奔趨日下爲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
爲刻息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者以
典雅爲膚淺恠刻爲古健皆後生所宜深戒嚙與林
待用夏廷章間從公遊聽其議論輒相咨歎不及公

之壯而究其用考公平生尹公似知矣而不克薦王
公薦矣而用違其長大學士商公奉召過吳武功伯
訪以亟起公爲規商公屢薦之亦竟不果甚哉遇合
之難也然公守義篤信不肯少貶以苟合可謂無愧
其言者矣公文章師韓歐詩倣玉維劉長卿筆札道
勁鑿別古器若書畫尤稱精博有辣齋稿史疑引笑
集若干卷傳於世子卽韋以進士改庶吉士授南京
吏部考功主事賢而有文其最公行有曰公嚴若不
可親接見之者多得其歡心豪爽者不受窘束讀書
一室凝然終日簡澹不煩於事然孝友慈恕百務整

唐律金 卷之九十四
悉退易不盡人情然忠信明決人莫敢欺蓋得諸家
庭人無間言者

陝西布政司參議賀公欽傳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
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
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
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
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別肖其像
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出商洛
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
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
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

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
 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
 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
 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
 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
 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
 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
 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

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官言無疆之福
 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
 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
 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
 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
 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
 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母入東街驚賀黃
 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
 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
 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

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陝西參議戴公恩墓志銘

孫承恩

戴氏之先汴人從宋南渡居臨安國朝初再徙松之上海故其著姓最遠元時有諱善卿者爲海運萬戶善卿生德三仕元至提舉德三生產文產文生聲伯聲伯生暄暄生春以進士爲考功正郎陞順慶府知府有聲天順成化間春生諱則考功也公諱恩字子充東濱別號少穎悟儀狀端雅與弟慈在黌校俱以俊稱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監浙江抽分事還收支營建乾清宮物料未幾轉員外郎督運營建大木戊寅進秩郎中階奉議大夫奉勅

專理儀真至臨清河道庚辰擢陝西參議未上官以疾懇乞致歸公爲人外若散懶而內實機警明悟其監抽分也值歲課不登人謂難爲之處公曰吾寧以是獲戾不能効培植吏也御史王堯封特爲奏免其職營建也出納物料摠理慎勤有白金文綺之賜感激賦詩淬勵先是運木以民夫所在勞擾不能堪公疏請用近京軍番替人頌其德其職河道也興舉廢墜剗滌蠹弊重開寶應裏河增修谷亭上下埧閘驛傳多空匱復苦權勢橫索無紀轉益不支每公使至顧輒稽留不得發公悉爲之處漸見規制 毅皇帝

之南巡也郡縣吏往往棄印逃譴公獨與總理河道御史龔公弘經畫供億送迎百務斬斬坐毀勞捐疾因有歸志比得請時方五十有三乞身於未衰可謂達於功名之際矣夫仕者多徃於不知止卒以困敗此君子之所惜而常情之所忽也公於出處如此豈非賢哉公在少時卽負志不羣思繼述先德旣以科第踵美尊榮其親贈厥考官郎中母江氏贈宜人及謝政歸益振拓先業檢緝遺文所以光前裕後者弘且遠矣天性直率任情脫畧晚得重聽疾益不能款曲人頗以簡伉病公然實無他也公生成化庚寅十

一月卒嘉靖戊子十月年五十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盧君襄墓表

文徵明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參議盧君卒於家
年五十有一先是君爲武選郎中有兵官驕揚喜訐
君以職分臨之遂爲所誣逮繫詔獄有司畏其人莫
敢申理賴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
君已被疾抵陝聞其父御史公之訐疾遂加劇至家
數日遂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國初有爲青
州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橫山遂爲吳人高祖彥實
曾祖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

母孺人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卽君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易於提學君旣而卒業於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爲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徐公撫山東遂攜以往比歸又遊王文恪公之門遊道旣廣造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試應天不利歸補郡學生丙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未登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選君初官法比卽思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其傳爰論報而習之故折律詳明不少訛縱然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死御史掠治當以三犯君閱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爲嫌君曰避嫌而殺人忍爲之助乎卒論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本兵尤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訪材官謹亭徼展采錯事尤多緒正又嘗奉命典試江右讐閱明審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爲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本科者凡諸曹章奏悉從關决君所在職辦諸尚書並器重之然亦操切彊執不爲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

是也君長身子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
而其中予奪分劑未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審盡必
中事機遇政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
維揚賑饑西北邊備及江南農田敝事皆經遠之謀
非徒苟焉圖塞目前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
書輒手自繕錄既仕益勤雖薄領叢沓而不廢佔俾
爲文專腴明暢能達其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
過人所著有五塢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
畧盧氏世譜他所纂葺多未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
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使天假之年
其所見當不止是顧方精進有爲而遽及之可哀
也巳君家自彥實以來世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放
授鄉里而君兄弟相繼起進士皆至連率顯官又皆
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盛矣會未幾時皆以盛年卽
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也余交君兄弟僅二十年
見其始出而仕仕而歸以及於死始終盛衰如電露
奄忽能不有槩於中乎因表其墓著其志亦用抒余
之悲云爾

陝西參議潘君高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丁巳正月八日陝西參議春谷潘君卒年四十
有四君自幼以才顯名年十九登進士第授大理評
事當是時朝多賢士大夫文章政事各以所長相高
而其篤志好古者則又相聚以講良知之學視文與
政以爲不屑爲而彼亦詆此以爲僞勢幾不相容君
盡遊其間論雄詞辨莫可窮詰諸前輩相視以得君
爲重於是君名益聞然忌者亦益衆每諸司有所建
白其詞稍不襲故常輒譁曰春谷筆也出之陝西踰
年以前大理罷官其祿食僅九年年二十八耳君旣

罷論者咸謂處君太過君亦痛自懲思盡屏去華藻以就精實士大夫乃更賢君凡持節蒞晉者交章以薦竟格於例不果用嗚呼若君者其信可謂生之難而毀之易矣昔歲己亥予與東郭鄒子荆川唐子念菴羅子同被召爲宮僚獲徧交一時名士而奮與焉其冬君入關明年予以憂去三子亦相繼罷黜今予幸登朝而三子者猶未召君又已作土中人予安得無惻然於中也君諱高字子抑春谷其號先世居廬之合肥國初有諱興者從 皇祖起淮泗拜山西寧化所副千戶遂爲寧化人興孫銘以功遷正千戶銘

孫璟生五年而孤其母節婦施鞠育之旣長能其官數考軍政第一君考也君方妊時母王孺人夢蛟入懷晤而生故君才與貌奇偉豁達措諸施爲排難解紛濟難應猝人所不足處之有餘乃其在陝西釋繫因均賦役搏擊賊吏禁戢豪宗特其可見之淺淺者而位與年皆止於此非命也夫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王公英墓表 吳寬

元入中國據之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於夷而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 太

祖高皇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翦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惻愍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于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 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

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于殿柱以勵

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蓋欲以民事試之也及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郎中尋擢陝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陝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沒享年六十三公立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爲意但吾獲死於正足矣乃絕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毀其藁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靜爲治獄至而決雖不爲強辯深文而巨奸宿蠹

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寬而有容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爲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蓋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爲人矣予觀國初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於時用能促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旣其人迨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於公爲鄉後輩拜公遺象贊之爲名賢而至于今邑人尚

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齎者擠公墮水中怡然解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爲公也棄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市門時適有鞞禁門者執公爲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蓋公平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他事大率類此此益可以見公之爲人也故書以繫之

